

李 时 新 著

血 战

林彪將軍凱旋返長冰

我軍奮戰一月，小諸葛“崇禪”歷史性勝

華中將區、除海軍島

常勝將軍與



国共在大陆决定性的最后大决战

毛泽东决策：

应采取远距离包围

迂回方法歼灭白崇禧

白崇禧定计：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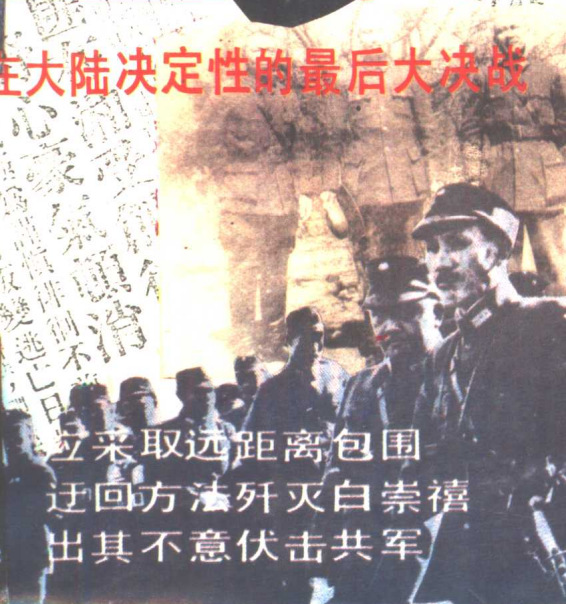
出其不意伏击共军

血 战

围 青 围

衡阳、宝庆

風虎雲龍——空軍





血 围

李时新 著

漓江出版社

(桂)新登字 03 号

血 围

李时新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日报印刷厂印刷

*

开本 787×1092 1/32 印张 9.75, 插页 4 字数 206000

1994 年 5 月第 1 版 1994 年 5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40000 册

ISBN 7—5407—1529—4/I·1007

定价: 6.70 元



我军长途跋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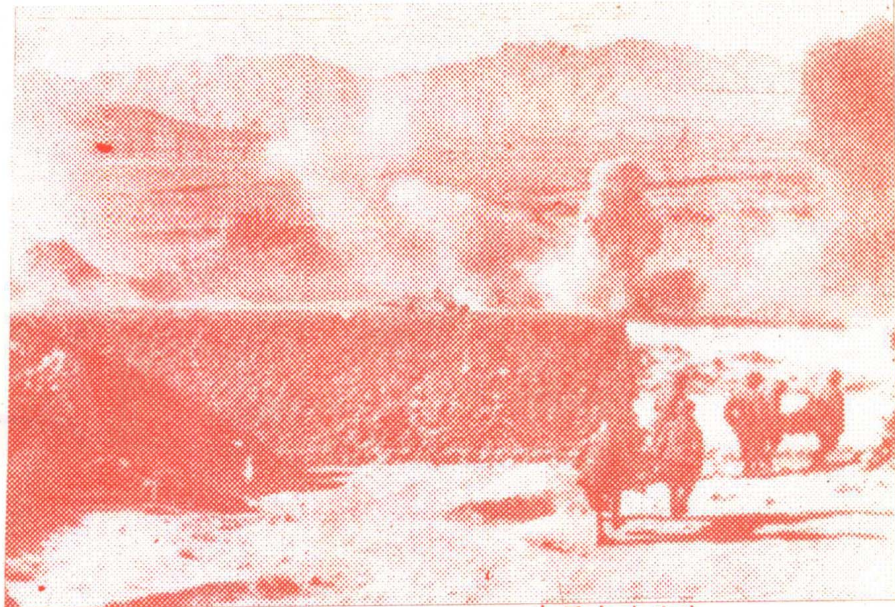
我军发起冲锋



我军强渡江河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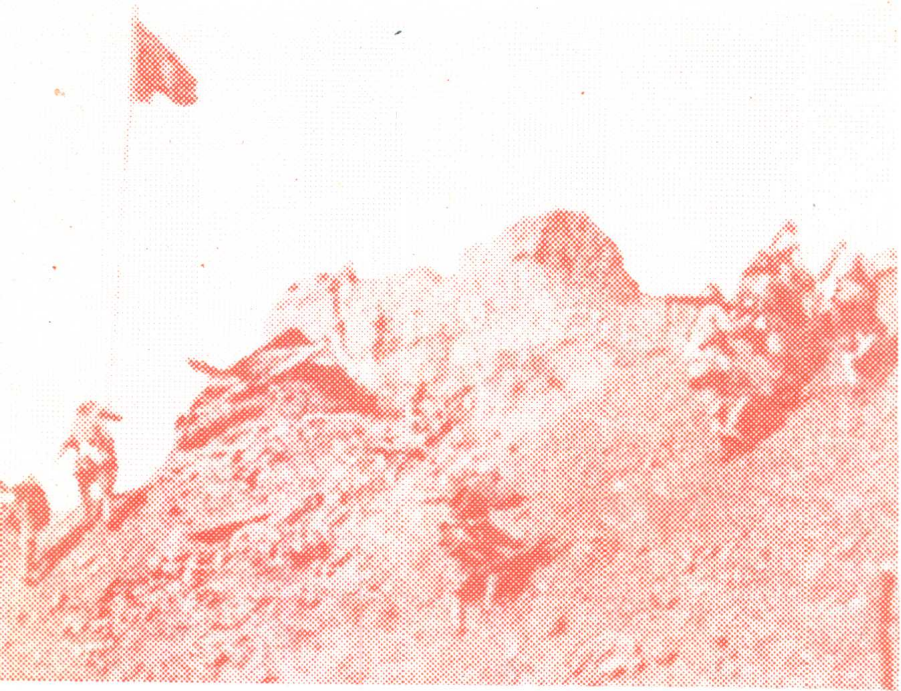
我军扫清前进道路



我军突破敌阵



我军涉水强攻



我军占领制高点



我军追歼逃敌

目 录

第一章

(1—64)

蒋介石最后射向李宗仁的两束眼光，不仅冷，更阴、狠、毒

毛泽东说：小诸葛人尽其才，请白崇禧指挥30万大军

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责己罪己：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

毛泽东回电诚挚恳切：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林彪发表前所未有的长篇讲话，宣称：长江以南不可能有巨大规模战争

白崇禧冷酷、威严、沉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精诚团结，决一死战

武汉三镇——空城

第二章

(65—137)

失算连失算，被迫南撤。白崇禧泪眼遥望武汉三镇，计上心头：出其不意打击共军

长台关铁桥大破坏。武胜关隧道大爆炸
起义将军千钧一发之际死里逃生

“常胜将军”林彪与“小诸葛”白崇禧生死
较量在即

林彪战略战术错误：宜沙战役不利，湘
赣战役不利。毛泽东长电急令：战略大迂回

三省后决策：休整、静观、待变、应
变。第一场决战地选在湘南

第三章 (138—181)

白崇禧“四刀”砍中程潜将军

呈送毛泽东的起义“备忘录”编在大竹篓
里

毛泽东说陈明仁：我们还要重用他

终身遗憾：成泡影的长沙大破坏

将起义，陈明仁怒放军统大特务

衡阳五桂岭上，白崇禧阴沉沉说：共军
骄兵必败，国军哀兵必胜

第四章 (182—276)

林彪被胜利冲昏头脑

白崇禧秘设“口袋阵”

共军“猛虎将军”与他的第49军

国军“罗盘将军”与他的第七军

孤军猛进，轻兵冒进，已犯兵家大忌不

自知

青树坪惨烈、壮烈大血战，淮海战役以
来我军的最大失利

秃头受赞美 要打大胜仗

第五章

(277—297)

满满一碗苦药汁倒进口里，象吞掉白崇
禧十万大军

兵不厌诈与手忙脚乱

“大口袋”一下装进四个主力师

衡宝大血战，报仇又雪恨，“钢军”成烂泥

“小诸葛”呆立当场，大惊失色，悲泪纵
横淋漓

新华社电讯：林彪凯旋返长沙

第一章

蒋介石最后射向李宗仁的两束眼光，不仅冷，更阴、狠、毒

毛泽东说：小诸葛人尽其才，请白崇禧指挥30万大军

李宗仁致电毛泽东责己罪己：纵有汤镬之刑，宗仁一身欣然受之而不辞

毛泽东回电诚挚恳切：我们准备采取宽大的政策

林彪发表前所没有的长篇讲话，宣称：长江以南不可能有巨大规模战争

白崇禧冷酷、威严、沉声：兵来将挡，水来土掩，精诚团结，决一死战
武汉三镇——空城

凄冷的夜。

西北风卷刮起枯黄的败叶，在街心飞旋，象出殡抛撒的纸钱。

光秃秃的法国梧桐沿街鹄立，酷似送葬的行列。

轿车一辆接一辆，驶过无人的街道，辗过如纸钱般的败叶，鱼贯驶入南京黄埔路蒋介石官邸大院。

国民党政府内阁各部会长官、国民党中常委迎新餐叙会，照惯例，在此处举行。

餐厅象灵堂。

宣读蒋介石下野文告的低沉声音刚刚停息，蒋介石在一片凄悲绝望地啜泣号啕声中缓缓站起身。

蒋介石木然站着。

脸色铁青。

深陷的眼窝贮着两滴清泪。

扫视全场，最后，目光落在李宗仁身上。

还是无言，清泪上浮起凛凛冷光。

李宗仁坐在餐桌右边第一个座位。

座位紧傍蒋介石。

那是副总统的座位。

刚进门，李宗仁就发现，脱下了五星特级上将军服，换上灰色毛哔叽中式长衫的蒋介石，一下子老了许多。

直到这时，李宗仁才明白蒋介石改装的用意。

李宗仁感觉到了蒋介石落在他身上的目光和目光中的寒意。

寒意由怨，由怒，由无可奈何等很复杂地混合组成。

李宗仁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终于，蒋介石的两滴清泪溢出。

终于，无言的蒋介石爆发出一声长长的厉呼：“我并不是要离开，只是你们党员要我退职。我之愿下野，不是因为共党，而是因为本党中的某一派系所逼……”

顿时，啜泣号啕，变成了叫骂诅咒，全出自蒋介石亲信、心腹之口。

李宗仁仍正襟危坐，目不斜视。

然而，他已无法不动声色。

李宗仁的国字脸上渐渐浮起了两晕潮红。

身体开始燥热。

热烘烘托出两个大字在眼前晃动。

大字赫然耀眼：成功。

“利用形势，迫蒋下野，桂系取而代之”，是桂系的蓄谋，也就是审时度势后既定的谋略。

半年前，李宗仁在南京就任副总统，蒋介石故伎重演，采用隔离政策，把白崇禧国防部长职务撤掉，派到武汉任“华中剿总”总司令长官。

临别，李宗仁，白崇禧，黄绍竑聚会，商讨对策。

“他怕刘备和诸葛亮聚在一起会造反，”白崇禧愤愤说，“刘备和诸葛亮分开了，遥相呼应，更好造反！”

黄绍竑意味深长地笑了：“健生（白崇禧字健生）拥兵自重，将来时机成熟，就可以制造形势，迫蒋下台，让德公（李宗仁字德邻，尊称德公）出来收拾局面，我们岂不是大有可为……”

李宗仁凭窗南眺，语气凝重：“黄河流域的人老朽了，长江流域的人腐化了，国人只能寄希望于珠江流域的人

了。珠江，是从广西流出来的……”

时势的演变，使桂系的蓄谋，一步步地走向实现。

辽沈、平津、淮海三次大战后，蒋介石挑起的全面内战已全面失败，而且经济崩溃，民心丧尽，外交困顿，连美国对蒋介石都已失望，急于换马。

美驻华大使司徒雷登在给国务卿马歇尔的报告中已直言不讳：“……现政府已无力阻止共产主义的传播，除非有一受爱戴之领袖，能号召民众，并恢复军队作战意识。不能希望蒋委员长能充当此种领袖……”

司徒雷登向马歇尔建议：“是否建议委员长退休，让位给李宗仁……”

同时，司徒雷登有意识地把这个建议透露给了李宗仁、白崇禧和新闻媒介。

手握重兵坐镇华中武汉的白崇禧准确地把握住了这再好不过的时机。

李、白看得很准：在中国，仅有司徒雷登的建议并不能逼蒋下台。

此时是民心思和，久战盼和，连国民党上层中言和之风也日盛。

和平攻势，利用民心所向发起和平攻势，是逼蒋下台的最有力武器。

白崇禧把各省首脑邀到武汉，共商和平大计，鼓动发起和平运动。

一道从武汉发出的“亥敬”致蒋电（亥：12月，敬：24日）震动了南京政府，震动了整个国统区：“……一、相机将真正谋和诚意转知美国，请美英苏出面调处共同斡

旋和平。二、由民意机关向双方呼吁和平，恢复和平谈判……”

一震未平，再震又起，“亥全”电（12月30日）又发自武汉：“……总之，不论和战，必须速谋决心，时不我予，恳请趁早英断……”

长沙绥署主任兼湖南省主席程潜电蒋是一针见血：“……今日之下，唯有言和，盖非如此不能救中国也。而与中共和平商谈解决国事，则非吾公退职，不能顺利进行也……”

河南省主席刘积学电蒋更干脆：“……敢请即日引退，以谢国人，国事听国人自决……”

蒋介石不得不宣布“下野”。

桂系终于达到了目的。

这就意味着，桂系20多年为之艰苦奋斗的宏愿：统治中国，将实现。

李宗仁燥热更盛。

仍纹丝不动端坐，不看蒋介石。

蒋介石最后射向李宗仁的两束眼光，不仅冷，更阴、狠、毒。

目光收回，蒋介石离座，拂袖而去。

蒋介石的亲信、心腹纷纷离座，相随而去。偌大的餐厅，顿时只剩几人。

李宗仁仍是端坐未动，只是略略偏头。

他没去看剩下的几人，而是看向蒋介石的那张座椅。

那张居于正中的座椅比所有座椅足高出半尺，鍍着克络米的扶手，厚实绵软的锦垫，闪着耀眼眩目的光泽。

“高坐在那张椅上会是什么滋味……”他想像着。

依据制订还不到两年的中华民国宪法，总统下野，副总统继位。

那张座椅当然属于李宗仁。

直到散会，李宗仁都还在潜意识中品味。

卡迪勒克黑色轿车驶进傅厚里副总统官邸时正是辞旧迎新之际。

听见远近爆竹相继炸响，李宗仁竟觉得萧瑟凄冷的石头城竟有了些许喜庆活气。

兴冲冲走进卧室。

连呼三声“德洁”。

没听到答应。

略愣后才想起，夫人郭德洁代他奔兄丧赴桂林还未归。

前几天，忽接桂林讣电：大哥德明病逝。

他不胜悲痛，急驱车黄埔路总统官邸。

“兄长谢世，拟告假两周，回桂悼念吊唁，请总统恩准……”李宗仁泪流满面。

蒋介石正喝咖啡，闻声停杯，作悲痛状连连长叹：“不幸，不幸。手足之情，要好好料理后事。”

蒋介石话锋陡转：“嫂夫人很能干，还是请嫂夫人代你回桂料理后事吧，万望德邻兄节哀珍重……”

“总统……”他想再求。

蒋介石已捧杯起身：“时局艰难，还是以国事为重。”

他转身，默默走出总统官邸。

他完全能体会蒋介石的良苦用心：怕他借回桂之机，联络两广人士，搞反蒋活动。

德洁走了，留下他孤灯一人。

没再喊德洁，慢慢走到穿衣镜前，想脱掉大衣。

解扣的手竟不知不觉停住，对镜欣赏自己：“真是富贵像……”

饱满的前额，方正的国字脸，漆黑的剑眉下双眼炯炯有神，人显得沉稳、持重、敦厚、睿智……

他在自己眼中，看到了憧憬、渴望；他还看到自己，已是双眉带彩、印堂发亮。

他笑了。

他想起了一件往事。

家乡的那棵石松还在吗？

他家的老宅是座土砖房。

土砖房座落在村边，背倚青石大山。

大山酷似一架骏马上的马鞍。正好在鞍部正中，高耸着一棵古松。

古松虬枝盘旋，老皮翻叠，状如鳞甲。

乡人传说，乾隆皇游江南，走得热汗淋淋，脱下龙袍挂在树上，树上就长出了“龙鳞”。

那年回家探亲，那位曾给发妻秀文算命的风水先生闻讯赶了几十里路来给他算命。罗盘一转，指着古松，算命先生跌足惊呼：“马鞭，龙马的马鞭。龙马腾空，逐鹿中原，定国安邦，封侯拜将，直到位登九鼎……”

那时，他只不过是刚从陆军小学堂毕业的小小少尉见习教官。